第 57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7, No.3
2020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20

**文 学 研 究**

# 时间意象与李白对生命本质之体悟和表现

詹 福 瑞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李白诗中表现出浓厚的生命意识,惊惧时光的飞逝,嗟叹生命不永,是生命意识在李白作品中至为突出的表现。他创造了流光与石火、春荣与秋蓬、逆旅与过客、春殿与古丘等意象,以表现他对生命有限与宇宙无限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实质上就是诗人对于生命本质在于瞬间的存在而终归虚无的体验。

**关键词:** 生命意识;时间;意象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3-0060-11

生命的本质何在? 叔本华认为生命的本质无价值,在于虚无①,叔本华的理论把握住了生命瞬间存在而终归虚无的性质。但这一本质又是如何体现的? 是时间。“我们也就只拥有这弹指一挥的今天,并且就要在这时间里说明,我们是什么原因和为了什么目的恰好在今天得以存在。”②时间既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对生命本质自我体验。这是因为:“我们存在的现象依存于时间。”③“首先是人而且——就我们所知——只有人才置身于这种时间性中,因为人在向将来展开、保存曾在之际和承受着当前。”④人类关于时间的认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家的认识,即哲学家对于思维与存在的认识;一类则是诗人的认识,是诗人关于生命有限与世界无限的体验。这种体验,实质上就是诗人对于生命本质在于瞬间的存在而终归虚无的体验。唐代诗人对个体生命的体验是比较突出的,李白作为天才诗人,在唐代诗人中对时间的体验又最为敏感,最为特出。他的诗中表现出浓厚的生命意识,惊惧时光的飞逝,嗟叹生命不永,是生命意识在李白作品中至为突出的表现。而且就其对时间的感受的深刻与强烈而言,超过了以往任何关于时光的认识,他在诗歌中创造的时间意象和表达,在唐代诗歌中既突出又独特。

## 一、逝川、飞电与石火

《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⑤悲岁月飞逝,时不我待,成为人类普遍的生命感受。作为自少年时期就颇怀大志、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功业的诗人,李白一生对生命的最为敏锐的感受首先集中在时光易逝上。

对于时光,李白接受了孔子“逝川”的生动比喻,在诸多诗文中,都有引用。如《惜余春赋》:“叹长河

---

**收稿日期:**2019-10-28

**作者简介:**詹福瑞,男,河北秦皇岛青龙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① 叔本华说:“生存就其本质而言是毫无价值的。”“这种生存意志的最完美的显现,即人的生命及其精巧而复杂的机器的运转,必然会化为灰烬,并使它自身及其全部追寻归于消亡——这便是真诚的自然女神指出的纯朴的途径,她宣称这种意志的全部斗争就其本质而言是无益的。倘若生命本身隐含了某种价值,或者某种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那么,它不可能在纯粹虚无中如此终结。”范进、柯锦华等译:《叔本华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435 页。

② 尼采:《教育家叔本华》,韦启昌译:《叔本华哲言录》代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 页。

③ 叔本华著、韦启昌译:《人生的智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5 页。

④ 海德格尔:《尼采》(上册),孙周兴、王节庆主编:《海德格尔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376 页。

⑤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658 页。

之流速,送驰波于东海。”①就是化用了“逝川”之典。另如《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走海无停川”②、《赠饶阳张司户璲》“容华弃徂川”③、《秋登巴陵望洞庭》“瞻光惜颓发,阅水悲徂年”④、《古风》其十六“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⑤、其二十二“急节谢流水,羁心摇悬旌”⑥、其五十二“青春流惊湍,朱明骤回薄”⑦,等等,都用以表现李白对时光飞逝的感受。不仅如此,李白还在孔子“逝川”意象的基础之上,再生发想象,创造出了更为具体的黄河东流意象,来表现时光流逝的一去不返。《古风》其十云:“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⑧黄河东流入海,白日飘落西溟,当然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在诗里,李白把这两个自然现象从巨大的空间上突显出来,使黄河东流与太阳西颓,极为强烈地表现出时光飘忽而不可久留,撼人心魄。时光如此,人的生命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从青春迅疾到衰老的过程。而对古今读者影响更大的是《将进酒》里边的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⑨与孔子的逝川相比,这样的意象更为具体,更为巨大,更为显著。与《古风》其十比较,此诗把“黄河走东溟”的意象更加具体化了,而且由平面构图,改为立体构图,使黄河从大地的平面倾斜到天上,从而形成巨大的势差,其滔滔滚滚的形象,也更有强大冲击力,因而也使人更为深刻地感受到时光飞逝之触目惊心。这些诗都以黄河奔流东海一去不返来说明时间和生命同样一逝不返,强调的是它们的迅疾、短促和不可逆向流转。早晨犹是黑发美少年,到了晚上,就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李白这样写当然是夸张,但这种夸张所反映出来的正是李白真实的震撼心灵的感受,突出了生命瞬间存在的本质。

李白在作品里还创造出“飘风”“飞电”“石火”等不同意象,形容时光的迅疾。《拟古》其三诗云:“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⑩石火,来自凿石见火,最早见于《关尹子》⑪。汉乐府《满歌行》其一:“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满歌行》其二亦曰:“凿石见火,居代几时?”⑫言生命似凿石见火一样短暂。《抱朴子·勤求篇》:“夫人生先受精神于天地,后禀气于父母,然不得名师,告之以度世之道,则无由免死,凿石有余焰,年命已雕颓矣。”⑬则说生命之短不如凿石一闪而灭的火焰。曹植《感节赋》亦言:“唯人生之忽过,若凿石之未燿。”⑭李白化用凿石头见火花这一语典,创造了“石火”意象,留给我们的是关于生命短暂的既清醒而又无奈的形象的比喻。石上敲火,稍闪即灭,它不仅表现了时光的迅疾,也反映出时光的无可挽留的必然消逝,而且是不留任何痕迹的消逝。与孔子逝川之感相比,前者所感受的是时光的不断流逝,一去不返;而李白的石火之喻,不仅表现了时光的不返,而且更加强调了时光的稍纵即逝,比起逝川之感,更加剧烈,更为震撼。

李白的诗中,又把时光比作飘风和飞电。《古风》二十:“在世复几时,倏如飘风度。”⑮《古风》二十

---

①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七册,第 3925 页。
②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五册,第 2787 页。
③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三册,第 1393 页。
④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049 页。
⑤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97 页。
⑥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121 页。
⑦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234 页。
⑧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71—72 页。
⑨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358 页。
⑩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七册,第 3407 页。
⑪ 《关尹子五鉴》:“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来干我者,如石火顷。”四部丛刊三编景明本,中卷,第 11 页。
⑫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926、927 页。
⑬ 葛洪撰、金毅校注:《抱朴子内外篇校注·勤求》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33 页。
⑭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747 页。
⑮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115 页。

八:“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①《对酒》:“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天地无凋换,容颜有迁改。”②飞电和流电是同一意象,都是指瞬间即逝的闪电。最早以飞电形容时光的应是刘宋时期谢灵运,其《长歌行》:“徂龄速飞电,颓节骛惊湍。”③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之四:“一生复能几?倏忽流电惊。”④而这些又都接受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言一切有为的法,皆如闪电迅速消失。而李白用飞电和流电比喻人生,显然受了二位诗人的影响。除此诗之外,还有《赠王汉阳》:“吾曾弄海水,清浅嗟三变。果惬麻姑言,时光速流电。”⑤浮生若流电和容颜若飞电,都是在形容人生易逝,青春只在一瞬之间。飘风,最早见于《诗·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⑥李白之前和李白之后,“飘风”很少用于时间。初唐宋之问“雨从箕山来,倏与飘风度”⑦,仍旧是在正常的意义上使用之。李白用飘风来形容时光,比喻人生,意在表现时间的快捷,人一生的短暂。飘风这一意象,客观上还有时光和人生虚幻无形的效果。与流逝的河水相比,风不仅有快速刮过去的迅疾特点,同时亦有无形的性质,用以比喻人生,自然又增加了比浮烟更为无形的虚幻感。

## 二、春容与飞蓬

飘风和飞电还只是光阴飞逝的一般性比喻。李白的时间感,还具体反映到他对于春秋四季景物变迁的敏锐感受,以及个人生命不断衰老的体验。与此体验相对应而出现在诗中的则是春荣与秋景以及诗人容颜由青春到衰老的意象。

中国古代人对于春秋四季以及自然界变化的感觉是极为敏锐的,这自然与农耕经济生活有关。从文学作品来看,至晚在《诗经》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人们对四季变化的感应。《诗经》中的许多兴句大多与季节景物相关。春天的桃花、杨柳,秋天的蒹葭,冬天的飞雪,都成为感发诗兴的触媒。在宋玉的作品中,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则确立了中国古代文学影响至为深远的悲秋主题。这种现象到了陆机的《文赋》,被总结为古代文学理论中著名的物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⑧,季节景物直接触动了作家喜怒哀乐的感情,成为文学作品生成的心理动因。齐梁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专设《物色》篇,探讨外物景色对人写作的影响:“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⑨同时代的钟嵘《诗品》亦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⑩文学,离不开作家对自然界四季不同景物的感应,它是感发诗情、催生文学的主要因素。既然文学作品产生于四季的感应,作品中就不会缺少表现时光的内容。但是此前历代的作家作品,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似李白那样对春秋的感受如此之强烈,表现这一主题的意象如此之集中。在李白的诗中,表现伤春和悲秋感情的作品几乎是触手可及,比比皆是。

这样的作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比兴之作。李白此类诗不出香草、美人的传统,但却以盛时不遇、一朝徒然衰萎为寄寓,突出了求取功名与光阴催迫的矛盾。《古风》其二十六:“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秀色空绝世,馨香谁为传?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

---

①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142 页。
②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二册,第 944 页。
③ 李运富编注:《谢灵运集》,长沙:岳麓书社 1999 年版,第 144 页。
④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243 页。
⑤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四册,第 1717 页。
⑥ 《宋本毛诗诂训传》第三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4 页。
⑦ 《雨从箕山来》,《全唐诗》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第 623 页。
⑧ 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
⑨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28—1732 页。
⑩ 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6 页。

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①萧士赟注:“此篇荷与华池,比也兴。谓君子有绝世之行,处于僻野而不为世所知,常恐老之将至,而所抱不见于所用,安得托身于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伤之意也欤?”②此注体会李白诗情颇为透彻。此诗以荷花暗寓诗人高洁的人格,然而诗之主旨不在此,而在于自伤盛年却不得志,从诗意看当是未被朝廷所知时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诗人对年华易于凋逝的焦灼。“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坐”者,顿也,遽也。眼见秋至霜飞,秀色凋零,说的是时间,实则反映的是诗人对时间的心理感受。同样的诗还有《古风》其三十八“孤兰生幽园”,《感兴》其八“嘉谷隐丰草”,《感遇》其二“可叹东篱菊”。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诸诗中一再表现出无所托身感:“飘扬竟何托?”“孤穗将安归?”“飘落欲何依?”庄子以人的死去为归依,李白此处所言显然不是此意,而是指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和人的生命意义的寄托所在。在李白看来,人的生命极为有限,青春更是短暂,生命意义所在,价值所在,即在于功名的实现。有了功名,就是有了所归、所托和所依。没有功名,人徒然度过一生,就是无归、无托和无依,这是李白最为担忧的生命结果。这些诗里,还经常出现“常恐”“恐”等语词:“常恐秋节晚”“常恐委畴陇”“绿艳恐休歇”,从这些诗句中会深切地感受到飞逝的流年给李白造成的心理恐惧和焦灼。他清醒地看到青春是极为短暂的,不可挽留,也无法留驻,因此诗人经常的心理恐慌就是担心容颜一朝凋衰。

第二类是写现实生活中对春秋四季的真实感受。写季节时令景物,如《诗品》所言,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李白亦如此,尽管他一生多浪迹天涯,在唐代诗人中,是对故土概念比较淡泊的人,但是在他的诗中亦不乏临秋而怀念故乡的作品,《秋夕旅怀》《太原早秋》《江上寄元六林宗》《寄崔侍御》等诗中所表达的都是秋日客乡的愁思。不过,在以节候为题材的诗中,除了此类表现一般情感的作品之外,李白的诗中,极为突出显现的仍旧是写春荣与秋景而感叹光阴易逝的作品。此类作品集中在春秋二季。

春日是一年之中最绚丽的时期,最容易激发诗人对美好人生的珍爱;自然,看桃李落花纷纷,亦会感慨流光欺人,美好时光的短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青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当年意气不肯倾,白发如丝叹何益?”③《前有樽酒行》为乐府旧题,晋时傅玄有作,乃为祝寿之辞。李白却用来表现光阴感:“青轩桃李,虽曰芳菲,曾几何时,而又零落。是知流光欺人,忽来忽去,蹉跎易迈,不为我而少留,可不及时以为乐乎?”④《赠钱徵君少阳》表现的是同样的情感:“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春风馀几日?两鬓各成丝。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⑤在这首诗里,可见李白对未来抱有极大希望,以为时机一旦到来,如同姜尚,即可成为帝王之师。但是从此诗也可看出,面对春天将暮,人之将老,在李白的心里,秉烛夜游,纵情享乐,是他挥之不去的心理。当然,也有学者把此诗定于天宝三载离京漫游梁宋期间,据此而断定这不过是李白的激愤之语。求取功名所受到的巨大挫折,必然激发李白看空世事的念头,因此放浪形骸,把一切都寄托在现世享受之上,在乐不知疲的玩乐中消磨时光。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李白并非只有在官场失意后,才会有放浪形骸之想,无论李白在得意时期还是失意时期,他对于生命的感受,都表现出同样的面对时光流逝的多种选择,实则表现出面对生命流失的手足无措。这应该是李白的常态,而非一时的愤激之语。《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碧草已满地,柳与梅争春。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来。白发对绿酒,强歌心已摧。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⑥从此诗可以一窥李白在梅柳争春、黄鹂鸣啭的美好季节,心中的纠结。此次春游,李白

---

①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136—137 页。
②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第一册,卷二,汲古书院影印尊经阁文库本,第 198 页。
③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425—426 页。
④ 朱谏:《李诗选注》卷一,明隆庆刊本。
⑤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四册,第 1833 页。
⑥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五册,第 2811 页。

是携妓女而来,然而诗人心思似乎不在如花之妓,而在当年携妓东山的谢安。谢公作东山之隐,当春之时,亦曾有携妓东山的游迹。但他一朝起而安天下,成就千秋功业,携妓东山竟然也成为谢公的旷世风流。此时此刻的李白呢? 亦是春风,亦是美女相伴,与谢安行迹极其相似,不过功名却不能比谢安,人已白发而功名无期,“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来”,一日复一日,不过是虚掷光阴而已,这是何等深刻的悲伤! 排遣以酒,排遣以歌? 都十分勉强,哪里会挥去感伤? 但是想一想此地乃是梁王的雁池,花前月下,梁王曾宴饮游乐于此。而现在,梁王安在? 明月所照,已是李白与友人的酒杯,所谓物是而人非,面对此情此景,又当何如? 无他,醉饮以尽一时之欢而已。面对飞逝的光阴,诗人表面上是痛饮狂歌,追求一时之乐,而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面对功名无成、岁月飞逝现实的无奈。“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来”,与叔本华对生存的感受十分相似:“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它的存在如白驹过隙,仿佛从不曾有过似的。并且,你所说过的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在下一个瞬间就将是过去的存在了。”①的确,对于今日来说,昨日已经是过去的存在了,而对于明日而言,今日则是即将过去的一个瞬间。对于时间来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瞬即改变的。李白对每一天的光阴虚度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故对酒强歌以代哀哭。

春季之思如此,秋季的光阴感就更为浓烈。《郢门秋怀》写于李白客居荆州之时。李白此行,或者为隐居寻仙而来。遇北风方吹,木叶摇落,雁渡潇湘,不免对寻仙之举产生了怀疑,有了思乡之念:“郢门一为客,巴月三成弦。朔风正摇落,行子愁归旋。”②诗如此写,也就一般,写的就是客旅他乡的人逢秋之季遥望家乡的思归之情。而此诗真正警醒、震动人的是其对万物与时迁化的描写:“百龄何荡漾,万化相推迁。空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已闻蓬岳浅,岂见三桃圆。倚剑增浩叹,扪襟还自怜。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百龄何荡漾,万化相推迁。”写时光变化之无情,冰冷、理性,却又惊心动魄。时光残酷无情,百年何其短暂,万物皆与时俱化,苍梧之野的舜帝何在? 溟海之中的仙人何在? 沧海桑田之变是实,王母三千年方结一次果的仙桃是虚,想一想自己的渺小之躯,真是可怜! 在大化面前,一切皆虚,功名富贵亦属枉然,《古风》之二十三所写,就是诗人这样的感受:“秋露白如玉,团圆下庭绿。我行忽见之,寒早悲岁促。生犹鸟过目,胡乃自结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泪相续。物苦不知足,登陇又望蜀。人心若波澜,世路有屈曲。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③忽然见到草上凝结的寒露,诗人才感知到秋天的来临。“忽见之”,盖忙于功名而忽略了季节变换也。因此乍见庭前草上白露,不觉惊讶一年如此之短、而人生亦如快鸟飞过眼前,忽然而已。光阴如此逼迫人,促使李白思考人生。景公,用《晏子春秋·谏上》牛山之泣故事。人之迭代,乃人世之常,而景公却有牛山之泣,悲自己不能长享富贵不死,可谓“物苦不知足,登陇又望蜀”;而自己碌碌于功名,竟不知日月,与景公相比,岂不是十步笑百步之差? 在无情的时间面前,李白否定了求仙,否认了仙人的存在,而且否定了所有长久不死的事物,而此首又否定了功名富贵,而在其他的作品中,李白又否定了及时行乐,三者时而肯定之,时而否定之,可见李白越是接近生命瞬间存在而又终归虚无的本质,其内心就越发充满矛盾,越发痛苦,越发无奈,越发无措。

与秋景相对应的则是表现人之衰老的白发意象。《秋浦歌》组诗作于天宝十三载之时。其一云:“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④其二云:“秋浦猿夜愁,黄山堪白头。”“欲去不得去,薄游成久游。何年是归日? 雨泪下归舟。”可见李白游秋浦时,真是愁肠百结。既有他功名失意的惆怅,又有他久居他乡的不适。再者就是他逢秋之际所产生的迟暮之感,《秋浦歌》其四所写即是:“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整首都是围绕白发这一意象展开:写白发生长之快,只在一朝之间;写白发生长之多,无论长短尽成白丝;写头发之衰老,干枯而且脱落。表面看诗意,似乎是秋浦秋色和哀猿之声,催生了诗人的华发,使诗人两鬓顿时皆白。实则是秋水秋声秋色与诗人内心无数的失意和惆怅猝然相遇相合,使诗人顿起迟暮之感。白发的意象是为了表现诗人内在世界的无限惆怅。《秋浦歌》其十五

---

① 叔本华著,任立、潘宇编译:《叔本华文集:悲情人生》,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 页。

②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113 页。

③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123—125 页。

④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三册,第 1121 页。

抒写愁之深重,更成千古绝唱:“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三千丈的白发意象,形容心中无限之愁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其实,读者只看到了此诗写愁之妙,却未必理解此时李白缘何而愁。其奥秘恰恰在读者忽略的后两句“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诗人临镜,惊诧自己不知何时何地,竟然添此霜雪般的白发。

这里有两个细节颇耐人寻味。一个是照镜子的细节。照镜子的细节在李白的诗中多有之,如下面的两首都写了诗人照镜子的细节,《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①《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梧桐落金井,一叶飞银床。觉罢揽明镜,鬓毛飒已霜。”②李白固然很自恋,但是他自恋的是自己的才具,而非容貌:“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③“长才犹可倚,不惭世上雄。”④他自以为骄傲的是自己的才能,所以他经常揽镜自照,并非似魏晋时的曹植、何晏、潘安之流的顾影自怜,欣赏的是自己美男子相貌。那么,李白喜欢一个人照镜又是出自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两首诗,两个情节足可以揭示李白的内心世界。《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里,李白对镜摄掉了一根白发,并且发现不仅长了白发,而且谢顶厉害,所谓“壮发凋危冠”了。当人初生白发时,常常拔去白发,此时多是壮年之时;而到了老年,白发满头时,拔之不胜,也就任其自然了。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系此诗于天宝九载(750),李白时年50岁。所以,此时的李白还壮志满怀,对一时的穷窘不以为意,“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对未来满怀希望。《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中的情节则是:诗人在夜间梦中,听到梧桐落叶飘落井旁的飒飒之声,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揽镜自照,看看自己头发白了多少,令诗人伤心的是,头发不仅白了许多,而且脱落了许多,这一切都说明自己又衰老了许多,已经“古貌成枯桑”了。此诗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60),李白已经60岁,且因从永王璘被流放至零陵。故诗中有“因为洞庭叶,飘落之潇湘”之语,说自己似一片孤零零的树叶,飘落到潇湘水中。又因为已近暮年,容貌已枯槁像枯桑。两个照镜子的细节,相隔十年,的确可以证明李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患了时间焦虑症,季节的转换,对他人也许稍有感触,也许漫不经心,但是对李白来说则是触目惊心,所以他经常揽镜自照,时时关心的是时间流逝,焦虑个人的衰老。另一个细节是李白“不知”“何处”的疑问。“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是真疑问,还是明知故问?何时、为何生的白发,诗人自然不会浑然不觉,经常地揽镜自照,说明他对自己的容颜是多么关注,所以此问当是明知故问。然而,也正是此疑问,反映出李白对壮年功业无就、青春老去的如此不甘!在这里,李白似乎不是自问,而是他问:问时光,问命运,如屈原之问天。

论及生命意识,欧美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死亡,其生命哲学最发达的是死亡哲学,向死而生,是他们面对死亡恐惧所采取的态度之一。而李白的生命意识则不然,与其说是死亡恐惧,不如说是衰老恐惧更为确切。他的哲学虽非向死而生,由死亡而反思如何生活得更好,更有价值;却是向老而生,由人将老去,而反逼少壮之时,如何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 三、逆旅与过客

表现光阴和生命不居,李白诗中还塑造了逆旅与过客的意象。

在现代的时空观念中,宇宙是永恒的,相对于宇宙而言,“一切皆流,无物常在”⑤,地球上的万物都是流动不居的;而人的生命,就更为短暂,更为渺小。李白的诸多诗里,都明显流露出时间与生命都是过程的意识,把光阴比喻为过客,把天地比喻为逆旅。《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

---

①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三册,第1453—1455页。

②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四册,第1729—1733页。

③ 《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四册,第1787页。

④ 《东武吟》,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二册,第794页。

⑤ 赫拉克利特语,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页。

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①天地就是亘古长存的宇宙,就是地老天荒的大地,对于万物和光阴来说,它们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所以李白把它比喻为常设的逆旅,即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冬去春来,光阴流变的处所;即动物生老病死,族类增减,人类朝代更迭,文化隆替,植物荣枯,万物兴衰的舞台。场所和舞台是固定的,如同常设旅途间的宾馆,而万物和光阴就是不断流动的过客了。《拟古》其九还写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 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②《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说光阴是百代之过客,此处又把人也视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过客了。人既为行者,人生就是旅途,而非归宿。归宿为何? 死亡。“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这也是在说生是暂时的,死才是永久的。所谓过客,就是永远行色匆匆、过而踪迹皆无的一群。这就是李白塑造的过客意象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生者为寄、死者为归的思想,最早来自道家。《文选》李善注引《尸子》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③《吕氏春秋》高诱注引庄子佚文说:“生,寄也;死,归也。”④《列子》很欣赏老子这一说法,故《列子·天瑞》说:“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⑤这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于生死极为达观、极为超脱的认识。这种认识,在汉代诗歌中,有集中的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时见生者为过客的慨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飚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但是已经演变为时光迅疾给世人带来的急迫感和压迫感。人生就是走在回家的路上,所以可从从容容地走,平平静静地回,生死皆应淡然处之,这是何等理性的态度! 但是汉代的《古诗》显然不能平静地对待生与死了,“忽如远行客”“奄乎若飚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汉人在死亡面前的心惊肉跳,感受到他们对生的无比眷恋,对死的惊悚。

逆旅即旅店。在晋代之前,逆旅罕见用来比喻人生。到了南朝,佛教大兴,讨论形神关系,重神而弃形,开始大量用逆旅为喻,把人的形体喻为精神所寄寓的逆旅,强调它的暂时性。刘宋时宗炳《明佛论》:“若鉴以佛法,则厥身非我,盖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长存而无已。”⑥形体非我,精神才为真我。是在讲神的长存与重要,形的暂时而不重要。在诗文中,用逆旅形容人生应在东晋。释道安《大十二门经序》:“淫有之息,要在明乎万形之未始有,百化犹逆旅也。”⑦百化即万事万物的方生方死之化,当然包括人生。道安是东晋名僧,他的话当有很大影响。在晋代伟大诗人陶渊明的诗文中,开始用逆旅比喻人生,《杂诗十二首》之七:“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⑧《自祭文》:“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⑨南山旧宅,即其家坟也。诗文同义,都表现了生者为寄,死者为归的思想。萧统《陶渊明集序》:“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⑩准确传达了陶渊明人生若逆旅的寓意。

李白显然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在情感上与汉、晋诗人的血脉相通。但是他扩大了诗的境界,陶渊明以家为逆旅即人生为逆旅,强调的是人生的暂寄性;而李白却以天地为逆旅,以人生为过客。同

---

①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第 4139 页。
②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七册,第 3425 页。
③ 萧统编、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第八册,卷二十九,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 页。
④ 吕不韦等撰,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节丧”,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220 页。
⑤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26 页。
⑥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六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全宋文》,第 213 页。
⑦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五册《全晋文》,第 1663 页。
⑧ 方祖燊:《陶潜诗笺注校证论评》,台北:兰台书局 1971 年版,第 62 页。
⑨ 方祖燊:《陶潜诗笺注校证论评》,第 286 页。
⑩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七册,《全梁文》,第 214 页。

样突出人生是暂时而短暂的,却以天地之长久而衬托之:“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过客居处旅舍,是人生的过程。但旅客不可能永居客栈,所以人永远是流动不居的,而且都将化为尘埃,没有不老之人,也不会有永存之物。李白过客之喻,其诗意近于道安的“百化犹逆旅”的思想,极为生动地表现出了人的生命过程流动不永的性质。

生者如寄的思想,还催生出李白的人生漂泊无依感。法国十八世纪伟大思想家卢梭曾概括:“这世上的一切不过是前仆后继的潮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的形态停住不动……在我们的身前身后,不是已然不再的过去,就是日后亦会不再的未来,因为事物总是在变啊,在这些东西身上,我们的心根本无可依托。”①无独有偶,李白也有同感,《春日独酌》其一云:“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白日照绿草,落花散且飞。孤云还空山,众鸟各已归。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对此石上月,长醉歌芳菲。”②传为严羽评本载明人批:“意态出陶。”③此诗显然有陶渊明的思想痕迹在,但又完全不同。陶渊明处置生命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名言,把个人的生命安置于顺应自然,《读山海经》诗云:“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④陶渊明的思想和情感已经越过人而无依的阶段,进入到随化自然的境界。草木皆得其时,众鸟得其所托,人虽居穷巷亦得安居之乐,物我皆因应自然而各遂其性,因而也各得其所。但李白诗所感叹者,则与陶潜不同,草木得春晖而荣,孤云归空山而静,众鸟回故巢而栖,亦是万物皆得其所,唯诗人却漂泊无依,孤独地与山月为伴。陶潜因因应自然而快乐,李白此时却颇为苦闷。自然,李白也有顺应自然的思想,他也常常因此而获得解脱,获得自得之乐,但这首诗则不然。其实比较陶渊明与李白,陶渊明对官场束缚人的自由、违背人的本性的生活觉悟比较早,所以能毅然回到农村,过一种自耕自乐的生活。而李白则不然,他虽然也知道官场黑暗、官场对人的自由的束缚,诗中也多有反映,但总的看,一生追求功名,终未放弃。他的人生漂泊无依之感,夹杂着来自政治抱负的无所施展、功名付与流水的苦闷和人生如过客的孤单。

关于生命,儒道两家都比较理性。儒家讲生,不言死;重现世,不谈来世。对此,钱穆有极精辟论述:“若要说东方人有宗教,宁可说是‘儒教’而非佛教。儒教与佛、耶、回三教之不同处,大端有二:一则佛、耶、回三教皆主有灵魂(佛教轮回说可谓是变相之灵魂),而儒家则只认人类之心性(或说良心)而不讲灵魂。二则佛、耶、回三教皆于现世界以外另主有一世界。在此另一世界里,则有上帝天神或诸佛菩萨。儒家则只认此人类之现世界,不再认现实世界外之另一世界,而在此现实世界中之标准理想人物则为圣贤。惟此所谓现实世界,并非一小我身限之世界,亦非一百年时限之世界,乃推扩尽量于人生世界一个广大悠久的现实世界。故若以儒家思想为一宗教,则不妨称之为人生教,或人文教,或圣贤教,以别于佛、耶、回三宗之上帝教与佛菩萨教。又不妨称之为现世教,以别于佛、耶、回三宗之出世教。亦可称之为心性教(或心教),以别于佛、耶、回之灵魂教。”⑤而道家更彻底,认为死后即归于自然。中国固有的思想中,只有墨家讲鬼,深信鬼神的存在。佛教这一外来的思想中,讲前世、今世和来世。唐代社会,是儒释道都比较盛行的时代,尤其是李白生活的盛唐,士人的思想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以上三家的影响。儒家、道家自不必言,佛教在士人中也有广泛的影响,王维就是代表。李白一生与佛教也算是有缘之士,多有与僧人交往之诗。然而,在李白的作品中,却很少有佛教轮回观的痕迹。也就是说他只有现世观,而没有来世或前世观,李白所说的归,并不是归于另外一个世界,或者成仙,或者转世,而是归于死寂,由生的存在归于死的虚无,肉体与灵魂均归于寂灭。因此出现于李白诗中的过客,既非从前世而来,亦非往来世而去,此过客只存在于此生,生活于当世,也就是说此生就是他的唯一。“只有现时才是真正的和

---

① 卢梭著、袁筱一译:《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0 页。

②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298 页。

③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300 页。

④ 逯钦立:《陶渊明集笺注》,第 393 页。

⑤ 钱穆:《灵魂与心》,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21 页。

现实的,现时包含了现实的内容,我们的存在唯独就在这一时间。”①李白诗中所塑造的过客意象,以及它所表现的过程意识,应该说是所有关于生命的理解中,最为理性的认识。因此可以说李白的生命意识是清醒的、现世的、现实的。李白诗中对生命过程的深刻感悟和描写,深化了中国古代的生命意识。

## 四、春殿与古丘

“时间的前移给我们留下越来越多的记忆,它同时也在不断奔向未来”②,客观的时间是抽象的,生命存在的时间则是具体的,它以事件的具体形态存在于人的记忆之中。历史记忆存在于两种形态中,文献与文物—历史遗迹,它们是时间之流的物化形式。“从根本上讲,任何文献都是颤抖的人类心灵的表现”③,文物何尝不然。与个体一生的时间事件相比,历史更为久长,上演的时间事件更丰富,形成的记忆势差巨大。在李白的诗歌里,过客的思想一旦与历史记忆相撞,就生成了深邃的历史沧桑感。

历史沧桑感的情感性质是万物皆在变化之中的无常之慨。在浩浩汤汤的时间洪流中,没有不变的事物,“万物流动,无物永存”④,事物方生方灭,方灭方生,演化为历史。《古风》其八集中表现出李白的此类情感:“庄周梦蝴蝶,蝴蝶梦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固如此,营营何所求。”⑤《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⑥庄子中的庄周梦蝶,是讲庄子的物化理论。“化则无常也”⑦,就是讲事物的变化。郭象注:“夫时不暂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梦,于今化矣。死生之变,岂异于此,而劳心于其间哉!方为此则不知彼,梦为蝴蝶是也。取之于人,则一生之中,今不知后,丽姬是也。而愚者窃窃然自以为知生之可乐,死之可苦,未闻物化之谓也。”⑧成玄英疏:“夫新新变化,物物迁流,譬彼穷指,方兹交臂。是以周蝶觉梦,俄顷之间,后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为当生虑死,妄起忧悲!故知生死往来,物理之变化也。”⑨郭、成二家的解释,都把握住了庄子梦为蝴蝶的寓意。李白此诗也主要是表现世上万事万物因为“新新变化,物物迁流”而带来的不可确定性。一体尚且可以变易,更何况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故汪洋浩瀚的蓬莱之水,也可以干涸为小小的溪流。《神仙传》麻姑云:“接待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⑩这是中国古代人借神仙之眼睛所表达的沧海桑田的观念,在世界上是独具智慧之思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而这一宇宙观和世界观被李白凝聚为六句诗,以表现其世事沧桑感。由此可见,李白的历史沧桑感,是立足于变化、有感于无常的思想情感。

李白一生浪迹五湖,每到一处都要登临览胜,写了大量的咏怀古迹的诗。这些诗有的如《登广武古战场怀古》和《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借赞颂古人丰功伟业来表现个人的伟志豪情。有的诗如《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则是一般地缅怀古代名人。除这些情感之外,李白咏怀古迹的诗主要是抒发历史沧桑之慨叹,而频繁出现于李白咏怀古迹诗中的则是类似于春殿与古丘的意象。

首先看春殿意象。《越中览古》诗云:“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

---

①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第 121 页。
② 狄尔泰著、安延明译:《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2 页。
③ 狄尔泰著、安延明译:《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第 229 页。
④ 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哲学史教程》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53 页。
⑤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一册,第 62—63 页。
⑥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06 页。
⑦ 郭庆藩:《庄子集释·大宗师》,第 259 页。
⑧ 郭庆藩:《庄子集释·齐物论》,第 107 页。
⑨ 郭庆藩:《庄子集释·齐物论》,第 107 页。
⑩ 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94 页。

惟有鹧鸪飞。”①前三句赋昔之繁华,形容越王灭吴后的意满志得,骄奢淫逸,“宫女如花满春殿”,乃极写当时之盛况。结句却诗笔陡转,追出“只今惟有鹧鸪飞”一句,归之萧瑟荒凉。“言春殿废为荒丘,美人尽为黄土,只今所见,惟有鹧鸪飞而已”②,在时光的面前,盛衰不足据,人事皆虚幻的思想颖然而出。春殿,这里是昔日繁华的象征。

《越中览古》写昔盛今衰,《苏台览古》则以今时之春色映照吴宫的旧苑荒台:“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③杨齐贤注:“吴王夫差都苏州,有桂苑、姑苏台、春宵宫、海灵馆、馆娃阁,以宫妓千人为长夜歌。”④由此可见,吴宫,亦即其荒淫之春殿也。在此遗址上,吴宫舞女也曾对杨柳新枝,也曾有菱歌清唱,而现在却人去楼空,唯西江月千古长照之耳。此诗意味深长,虽笔在当下,却由今而溯古,既写过去,又暗指未来。百年之后,今日的菱歌清唱岂不也与旧苑荒台没灭?旧日的虚幻不就是今日的虚幻?西江月,是永恒的时间;旧苑荒台,则是时间尚未抹去的历史痕迹。由此看来,二诗写法不同,意旨归一,并非着意表现越王和吴王的荒淫奢侈,而重在写光阴的无情。在光阴的铁扫帚下,不惟繁华不足据,春殿夷为古丘,“世之纷华靡丽,尽成空花矣”,⑤世间的一切亦皆短暂无凭。可以看出:每面临一次历史遗迹,诗人都会对生命本质有一次更清醒更悲凉的感受。

登临古迹之作,李白诗中更多出现的是古丘意象,尤其是他在金陵写的作品,就更加集中。李白一生多次到金陵,前后寓居金陵多年,写下很多作品,怀古主题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如《金陵白杨十字巷》:“白杨十字巷,北夹湖沟道。不见吴时人,空生唐年草。天地有反覆,宫城尽倾倒。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老。”⑥《月夜金陵怀古》:“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渌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台倾鳷鹊观,宫没凤凰楼。别殿悲清暑,芳园罢乐游。一闻歌玉树,萧瑟后庭秋。”《金陵二首》其二:“地拥金陵势,城回汉水流。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洲。”《金陵》其三:“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⑦以上四首作于何时,尚无定论。玩诗意,此几首诗皆应是初游金陵之作,诗意相近,写法亦相像,对比古今,兴兴亡之感,然其核心思想仍是光阴之无情:历史处于巨大而又无情的迁变之中,昔日无限繁华,今日不尽萧瑟。古丘意象,在这些诗里,与其说是历史的遗迹,不如说是时间销落历史虚幻的假象留下的人生实相。“空生”“空余”“人事灭”者,都寓有终将逝去之意,所以“六帝”“吴时人”“百万户”豪门,都要被时间携走,“四十馀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⑧“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离宫”“朱楼”“芳园”,都要倾颓为古丘,时间的长河冲刷尽一切,一切回归于虚无,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所在。李白所为伤心者,正在于此。一般而言,想到一切皆成过去,一切终成空幻,必使人万念俱灰,陷入颓唐。李白不同常人之处,则是于人生终成空幻的思考中,进一步激发出其更为强烈的功业心,《登金陵凤凰台》即如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⑨此诗与崔颢的《黄鹤楼》俱为经典之作。很明显,首联是在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基础上化出的。“江自流”,即“白云千载空悠悠”之意。但一个“自”字,不仅包含了“空”义,同时也加强了山川不以人的情感为转移的客观无情属性。“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

①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159 页。
② 王尧衢:《唐诗合解笺注》,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77 页。
③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156 页。
④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156 页。
⑤ 唐汝询:《唐诗解》上册,卷二十五,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38 页。
⑥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217 页。
⑦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193 页。
⑧ 《金陵歌送别范宣》,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三册,第 1092—1096 页。
⑨ 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第 3011 页。

冠成古丘”,是李白跳出崔颢诗意外的自我创造,而恰恰是这两句,又一次把时间摧毁一切事物的无情性凸显出来。“过去的一切已经过去了,它的存在如白驹过隙,仿佛从不曾有过似的。”①在历史的遗迹面前,诗人更加深切地体验到生的虚幻与死的永恒,诗中表现出了苍凉而巨大的历史感。李白诗的后四句,显然也是受了崔颢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影响,但崔诗写的是怀乡之情,而李白极目所望者,却是长安。这自然可以解释为诗人西望是写实,目之极处,不见长安,亦是写实,但他为何而生愁呢?这就有了萧士赟“抑亦自伤谗废,望帝京而不见,乃触境而生愁”之解②。而这样的解释是符合李白的诗意的,所以被历代所接受,郁贤皓把此诗定为天宝六载去京之后,詹锳先生系于上元二年(761),亦本此。兴千古之悲,终归之个人功业,这是李白诗之常调,亦是其过人之处。

狄尔泰说:“时间之流渗透进一切人类实在,并且始终影响着人们对于这种实在的体认。历史世界中的时间之流,与我在观察这一世界时,我自身之中的时间之流乃是一回事。”③李白咏古诗中的历史时间之流,实则就是李白所感受到的个人人生的光阴,咏古慨今成为李白生命意识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这种表现形式由于含蕴着沧海桑田之变的深邃的内容,故更具有深沉的理性,具有悠悠的历史感。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由于时间的形式,呈现出事物的变异无常,而显出它们的空虚。换句话说,就是由于‘时间的形式’,把一切的享乐或欢喜在我们手中归于空无后,使我们惊讶地寻找它到底遁归何处。所以说,空虚,实是时间之流中唯一的客观存在。它在事物的本质中与时间相配合,而表现其中,唯其如此,所以时间是我们一切直观先天的必然形式,一切的物质以及我们本身都非在这里表现不可。”④在时间面前,一切皆归于无,虚无就是事物在时间长河中最终归宿。人的生命亦如此,依据时间而证明生命瞬间的存在,又在时间中归于虚无,时间是生命本质的映现。但也正因为如此,时间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人在虚无面前的种种灵魂的堕落、颓废、挣扎、奋争、提升与超越。观照李白诗中的时间意象,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这位伟大诗人的每一点纤微的颤动,从挣扎中,从抗争中,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热爱。

# Time Image and Li Bai's Comprehension and Expression of Life Essence

Zhan Furui

(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100081, *China* )

**Abstract**: Li Bai's (李白) poems showed a strong life consciousness. Being awed at how time flew, he lamented on human mortality, which prominently indicated his life consciousness in his works. He created such images as flashes of time and sparks of flint, blooming in spring and withering lotus seedpods in autumn, inns abroad and passing travelers, and imperial halls in spring and tombs from ancient times, to express his experience of the mortal human life and the eternal universe, and this experience was in nature the poet's experience of life essence which consisted in its transient existence and ultimate nothingness.

**Key words**: life consciousness, time, imag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叔本华论说文集》,第431页。
② 杨齐贤、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十一,汲古书院影印尊经阁文库本,第三册,第184页。
③ 狄尔泰著、安延明译:《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④ 罗伯特·艾伦:《哲学的盛宴》,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